

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 “联合行动”

駁苏共新領導的所謂 “联合行动”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駁苏共新領導的所謂

“聯合行動”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frac{1}{8}$ · 字數 19,000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1·925 定價（四）0.12元

目 录

国际无产阶级需要在原则基础上的联合	1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联合的共同基础	6
不能同颠倒敌我关系的人联合行动.....	10
苏共新领导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联合行动.....	15
所谓“联合行动”是推行分裂主义的手段	21
所谓“联合行动”是欺骗苏联人民的口号	25
坚持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30

国际无产阶级 需要在原則基础上的联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馬克思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說，一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伟大旗帜。我們认为，在反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国际无产阶级只有把自身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够战胜敌人。

共产主义学說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联合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的联合。

列宁继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把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

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列宁一貫坚持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促进了西方各国的工人运动同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斗争。这是国际革命力量更加广泛的联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国际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统一战线，以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为核心，以国际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为基础。这个统一战线，要紧密地团结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也要团结一切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政治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全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这样，就把一切有利于世界革命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争取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世界革命所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坚持国际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坚持全世界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的联合。我们坚持不渝地贯彻执行这样的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革命的联合，是在原则基础上的联合。为了实现这样的联合，必须毫不含糊地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分裂

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斗争中，馬克思教导我們，“决不能拿原則作交易”。恩格斯在論述必須同机会主义者进行原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团結的时候說过，“在可能团結一致的时候，团結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結一致的东西”。“无产阶级的發展，無論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內部斗争中实现的”^①。他还指出，“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想把一切都攪在一鍋糊糊塗塗的粥里，但是这鍋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鍋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銳的对立之中”^②。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地宣布，“我們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③。

列宁严厉地譴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叛馬克思主义，背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站到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墮落成为垄断資本的走狗，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

列宁指出，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会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統一，而且是为了实现統一所不可缺少的。他說，“沒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可能順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統

①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九四頁。

②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一三頁。

③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六二頁。

一。目前正在进行斗争的人决不会破坏统一。统一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破坏了，被全面地破坏了”，“公开的直接的斗争是恢复统一的一个必要条件”^①。

中国共产党正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联合，为了巩固和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

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九五六年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呢？为什么在制定一九五七年宣言的时候，要坚持一系列革命原则，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备忘录呢？为什么要在一九六〇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呢？为什么要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一系列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呢？为什么在制定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时候，要坚持重申一系列革命原则，并且向所有兄弟党散发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备忘录呢？为什么要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面地阐明我们对于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呢？为什么要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为什么要发表一系列批评苏美英三国条约的文件和文章，揭

① 《给阿·亚·雅库波娃》，《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十页。

露赫魯曉夫集团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人民的背叛行为呢？为什么要在中苏两党多次的会談和来往信件中警告赫魯曉夫集团悬崖勒馬呢？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捍卫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力量的团結。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坚决斗争，加速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使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創始人走上了穷途末路，爬进了自己挖掘的坟墓。

赫魯曉夫下台，苏共新领导上台，已經一年了。苏共新领导同赫魯曉夫比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他們是不是改变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呢？事实告訴我們，苏共新领导实行的还是赫魯曉夫的老路綫，只是采取了比赫魯曉夫更加狡猾、更加虛伪的两面手法。

苏共新领导在許多讲话、文件和文章中，大肆鼓吹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行动”。他們整天把漂亮的言詞挂在嘴边，什么“团結一致”，“共同对敌”，“联合反帝”，“联合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等等。所有这一切，尽是假話。苏共新领导的行为，恰恰同他們的这些言詞相反。在今年九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一面公开指責中国共产党，一面空喊“团結反帝”。这就將他們那种假团結、真反华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了。

正象最富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把自己化装成为爱好和平的天使一样，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也竭力把自己化装成十分爱好团结的样子。苏共新领导所谓的“联合行动”，不过是一个骗局。

现在，我们就来对苏共新领导关于“联合行动”的种种谎言，一个一个地加以驳斥，并且用他们一年来在国际国内所干的坏事，把这个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破坏了 联合的共同基础

苏共新领导鼓吹“联合行动”的一个论据是，所有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

本来，各国共产党是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共同的纲领”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可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彻底背叛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彻底破坏了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共同基础。

苏共新领导忠诚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们没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变成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们当面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他們一再斷然聲明：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制定的總路線，“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整個對內對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①。

蘇共新領導同赫魯曉夫一樣，鼓吹“和平共處”“是今天革新世界社會的最重要的條件”②，鼓吹只要通過兩種制度的“和平競賽”就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戰勝資本主義”③，鼓吹“和平過渡”的“機會增長了許多倍”④，來否定和反對一切反帝革命鬥爭。

蘇共新領導同赫魯曉夫一樣，堅持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實行“全民國家”和“全民黨”。他們並且說，“同無產階級專政一樣，全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發展中合乎規律的、對一切國家都是共同的階段”⑤。“我們黨向全民黨的轉變”，“就是遠在國外也具有重大意義”⑥。

蘇共新領導還發展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公然宣揚

①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在歡迎蘇聯宇宙飛行員大會上的講話。

② 波德戈爾內：《偉大的十月》。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號《社會主義古巴》。

③ 《工人階級的國際革命運動》，波諾馬廖夫主編，蘇聯政治書籍出版局出版。

④ 同上。

⑤ 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蘇維埃拉脫維亞共產黨人》文章。

⑥ 一九六四年第十八期蘇聯《共產黨人》文章。

沒有无产階級領導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謬論。他們說，在資本主义世界的“这些或者那些国家，沒有工人階級的直接領導”，“也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①。他們无耻地閹割列宁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說什麼“列宁沒有把向非資本主义道路的过渡同必須建立无产階級政党領導的政权，实际上也就是同无产階級专政联系起来”^②。按照苏共新領導的这种說法，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完全可以取消。苏共新領導鼓吹这种彻底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反动的理論，不但是給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提供思想武器，而且是企图使那些处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国家和人民，模糊当前的斗争目标，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苏共新領導坚持和发展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理論和路綫的实质，就是在資本主义世界維護帝国主义統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資本主义复辟。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間，存在着根本路綫的分歧，存在着大是大非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之間，还有什么“共同的意識形态”和“共同的綱領”呢？还有什么联合的共同基础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同赫魯曉夫

① 《工人階級的国际革命运动》，波諾馬廖夫主編，苏联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

② 一九六四年第十七期苏联《共产党人》文章。

修正主义者之間，就根本不是象苏共新領導說的那樣，什么“联合起来的东西比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而是在当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对，有互相分开的东西，沒有联合起来的东西，有对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东西。

在根本路綫分歧的情况下实行联合，要么是我們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跟着他們搞修正主义，要么是他們放弃修正主义，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軌道上来。二者必居其一。在这样尖銳的問題上，如果我們采取模棱两可的、模模糊糊的立場，是不能允許的，完全錯誤的。

难道指望我們跟着苏共新領導实行修正主义綱領下的联合嗎？那岂不是要我們同他們一道去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扑灭各国人民革命，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嗎？不消說，我們是絕對不会这样干的。

难道指望我們眼看着苏共新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則，力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一直保持沉默，不予以批評、揭露和反对嗎？那岂不也是要我們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充当他們反对各国人民革命的同盟者，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嗎？不消說，这也是我們絕對不能做的。

如果苏共新領導真正要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行联合，那么，他們就必须改变修正主义路綫，老老实实在地承认錯誤。他們就必须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是錯誤的，公开承认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綫和綱領是錯誤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錯誤。难道他們会这样干嗎？

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对立，是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两个階級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投降帝国主义两条路綫的对立。这是水火不相容的。

列宁說：“統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义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人的統一。”^①

不能同顛倒敌我关系 的人联合行动

苏共新領導說，即使存在着理論和路綫上的分歧，也可以撇在一边，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联合行动”，“团结对敌”。

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在理論和路綫上的分歧，最尖銳的問題，恰恰是怎样对待敌我关系的問題，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还是联合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的問題。这种分歧，直接决定着国际階級斗争中最重大的实际行动，怎么能够

① 《統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二六頁。

撇在一边，搞无原則的、不分敌我的团結呢？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反动性，集中表現在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綫上。赫魯曉夫集团根本顛倒了敌我关系，把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当做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把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苏联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做自己最主要的敌人。

正是在这个問題上，赫魯曉夫暴露了叛徒的嘴脸。正是在这个問題上，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最尖銳的斗争。正是在这个問題上，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遭到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唾弃。

苏共新领导在这个問題上怎么样呢？他們是不是改变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綫呢？他們是不是把顛倒了的敌我关系改正过来了呢？他們是不是从同美帝国主义联合的力量，变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了呢？

事实告訴我們，沒有，沒有。

請看：

第一，苏共新领导一上台，就大肆吹捧約翰遜是“明智派”、“溫和派”。他們繼續鼓吹苏美两国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两个大国，“在它們之間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天地”，“还有很多尚未利用的潜力”^①。甚至当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疯狂扩大侵略战争以后，他們仍然一股劲儿地強調要“发展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有时候他們也不能

① 葛罗米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不讲苏美关系有“冻结”的趋向，但是，他們却暗中加紧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搞幕后交易。

第二，赫魯曉夫联美反华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签订苏美英三国部分停止核試驗条約。苏共新领导不但继承了这笔遗产，而且正在这个条約的基础上，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謂“防止核扩散”以及其他“裁軍”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王在世界上的軍事垄断地位，来反对中国 and 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

第三，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作为反对世界人民革命的工具。赫魯曉夫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把联合国作为苏美两大国主宰世界的交易所。苏共新领导繼續着这个反动政策。他們重新提出了赫魯曉夫的关于建立联合国常設部队的建議。他們在联合国投票贊成在刚果(利)“停火”、“实现全国和解”的決議，又投票贊成在多米尼加“停火”的決議。世界上那里的人民起来进行反美武装斗争，那里的反美武装斗争取得胜利，那里美帝国主义遭到失敗，陷入困境，他們就赶忙跑出来帮忙。他們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打击、削弱和分化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力量，挽救、加强和扩大美帝国主义的陣地。他們充当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扑灭革命烈火的消防队。

今年四月七日，約翰遜为了破坏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加紧經濟渗透，在提出“无条件討論”越南問題的同时，鼓吹所謂国际开发东南亚計劃，并且希望

苏联参加。美国把建立“亚洲开发銀行”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一个途径。苏共新领导响应约翰逊的号召，竟然派出代表，十月間在曼谷同美国、日本以及蒋介石匪帮、南朝鲜、“馬来西亚”等傀儡集团的代表坐在一起开会，积极参与筹建“亚洲开发銀行”。苏共新领导就是这样热心地同美帝国主义搞联合行动。

第四，苏共新领导继承和发展了赫魯曉夫經營的“三尼公司”的旧业。他們进一步联合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他們在夏斯特里訪問苏联期間，一口气就答应給印度九亿美元的援助，比赫魯曉夫九年之中給印度的貸款总額还多。他們加紧执行对印度的軍事援助计划，同美国携手帮助印度扩张軍备，让印度反动派用苏式武器来反对中国和其他邻国。

最近，在印度武装侵略巴基斯坦和中印边境問題上，苏共新领导的联美联印反华和支持侵略者的丑恶面目来了一次大暴露。苏美在联合国内外，一唱一和，齐声反华。一九六五年九月，塔斯社关于印巴武装冲突的声明，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真理报》在中印边境問題上更是公开地联印反华。人們不禁回想起，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就是用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問題的一个声明开始公开反华的。但是，那时的赫魯曉夫比之現在的苏共新领导，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赫魯曉夫那一小块伪装中立的遮羞布，苏共新领导也干脆不要了。难怪美帝国主义拍手称快，欢呼出現了美苏合作的“新紀元”。